

莫测版画集

1950~2014

# 跟随水的足迹

莫测 / 著



# 跟随水的足迹

1950~2014

莫测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跟随水的足迹 / 莫测著. — 北京 :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5170-2741-6

I. ①跟 II. ①莫 III. ①版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3115号

---

书 名 跟随水的足迹

作 者 莫测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1号D座 100038)

网址: [www.waterpub.com.cn](http://www.waterpub.com.cn)

E-mail: [sales@waterpub.com.cn](mailto:sales@waterpub.com.cn)

电话: (010) 68367658 (发行部)

经 售 北京科水图书销售中心 (零售)

电话: (010) 88383994、63202643、68545874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和相关出版物销售网点

责任编辑 淡智慧 何冠雄

摄影 王 鹏 刘一繁 钱 诚 卢 博

印 刷 北京印匠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240mm×240mm 12开本 17印张 108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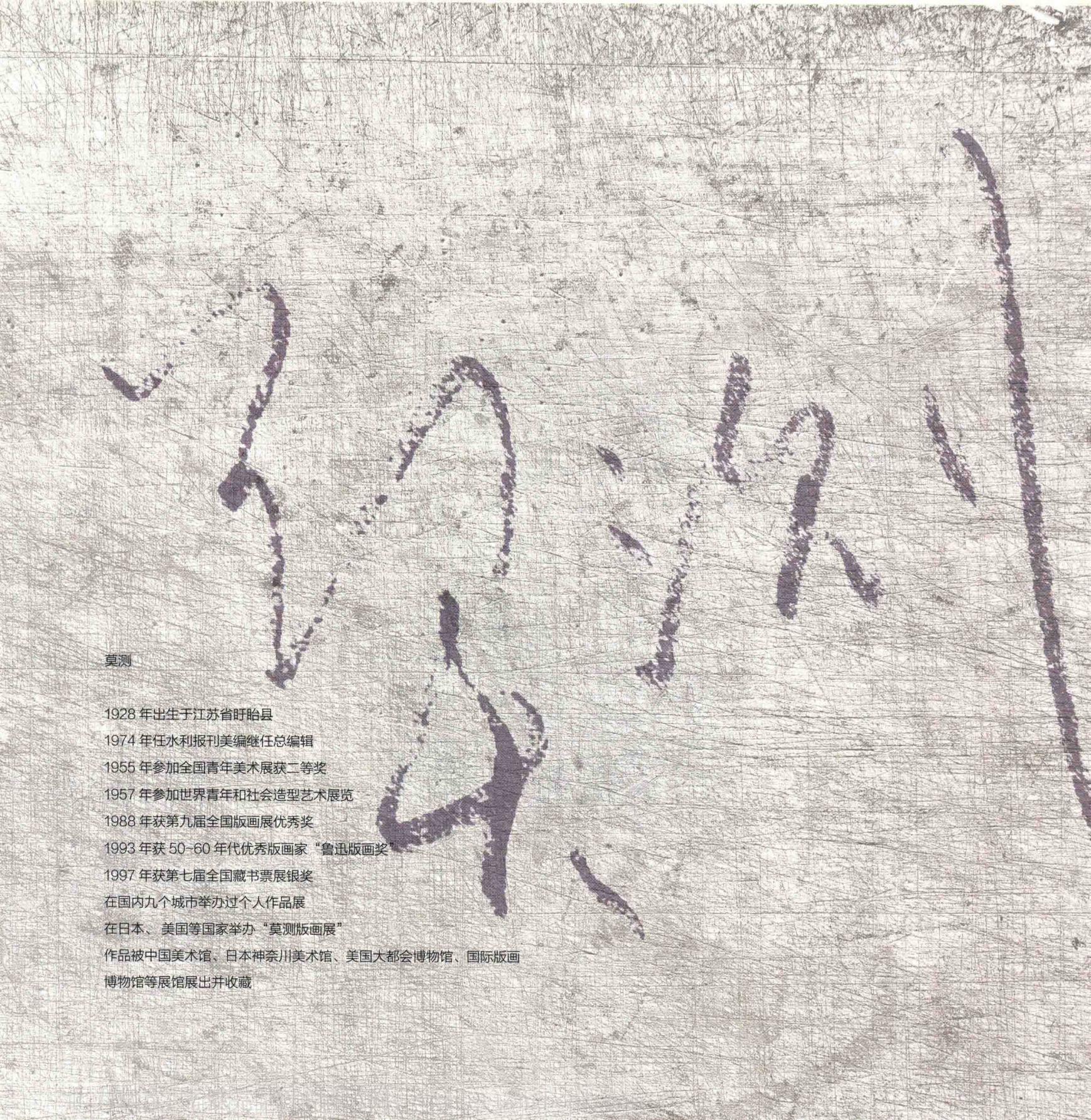
定 价 280.00元

---

凡购买我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的, 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莫测

1928年出生于江苏省盱眙县

1974年任水利报刊美编继任总编辑

1955年参加全国青年美术展获二等奖

1957年参加世界青年和社会造型艺术展览

1988年获第九届全国版画展优秀奖

1993年获50~60年代优秀版画家“鲁迅版画奖”

1997年获第七届全国藏书票展银奖

在国内九个城市举办过个人作品展

在日本、美国等国家举办“莫测版画展”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日本神奈川美术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国际版画

博物馆等展馆展出并收藏





## 序 /

### [水·艺术]从湖畔“草根”到版画大家

李允经

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新兴版画运动已经走过了她在压迫中萌芽、在战斗中成长的岁月，进入了一个表现祖国和平建设的新时期。因而，描绘人民劳动和建设的图景，表现祖国山河的壮丽和秀美，以激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便成为版画家们所背负的光荣的社会责任。

莫测便是这一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位版画名家。我在1996年出版的《中国现代版画史》中，曾对他做过如下的评述：

莫测，1928年出生于江苏洪泽湖边的盱眙县，他少爱艺术，却入学无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工作在水利电力部门的他，业余时间以画笔和刻刀来表达他内心的微笑。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套色木刻《拿鱼》，可视为其成名之作。由于他经常深入水利建设工地，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千山万水，他的人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诗人艾青称他为“水的歌手”。版画家晁楣说：“水，几乎成了莫测版画艺术的生命线。”版画大师古元说：“莫测同志的许多作品，主要是以水利电力为题材，宏伟的大坝，明镜一般的水库，层层梯田，点点航帆，田野阡陌纵横，生机盎然。幅幅美丽的图画，为我国水利电力事业的迅速发展谱写了曲曲赞歌。”由此可见，莫测是一位以表现水为中心的抒情风景版画家。

我还说过：没有代表作的画家是不会成名的；不能连续推出三五幅，甚至十多幅代表作的画家，是不会成为大家或大师的。莫测的版画创作，黑白和套色兼善，尤以黑白为佳。倘以“文革”结束为界，其前期的代表作，除《拿鱼》外，尚有黑白木刻《牧笛》(1960)和《江畔》(1962)。后期的代表作就更多了，有《水乡印象》(1980)、《夜航》(1981)、《湖之光》(1982)、《峡江春闹》(1984)、《相会在霞光里》和《湖静舟移》(1990)以及《秋瑟》和《月沉苇塘》等。如果从他早年自学木刻算起，迄今已近70年，作品总量约达500幅。恰如1988年古元先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莫测版画展”时与他谈话中说的：“你肩负

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水电部的机关工作，一方面是业余版画创作。水电工作使你生活丰富，成为你创作的源泉，而版画创作则几十年如一日仍执著追求，确是有股坚毅精神，能顶得住疾风。”莫测不是神童，不是天才，也不是科班出身，没有任何一所美术院校的毕业证书。用今天“专业”的术语来说，他只是一位来自洪泽湖边的“草根”。他能成长为版画大家，全靠爱好和勤奋，全靠艰苦而踏实的艺术劳动。他用幅幅精品力作，构建了一个版画世界中的美丽中国。倘若授予他“五一劳动奖章”，或者“终身成就奖”，我以为他也当之无愧。

鲁迅说：“木刻究以黑白为正宗。”黑与白，是色度对比的两极，仅以这两极的对比、组合、衬托和照应，来表现五彩缤纷的大千世界，其难度之大是令人咋舌和缩手的，而莫测正是在这种极限地带摸索艺术表现规律、施展艺术才华的大家。《江畔》的黑白处理，堪称独特。在许多黑白版画中，水通常是以白色表现的，但莫测以大片的黑色来展示。船只、桅杆、人物等，在不少黑白之作中，皆以黑色刻线来描绘，但莫测却以白色刻线和块面来完成。这种“颠倒黑白”的大胆独创，不仅增加了作品的形式美感，而且启示我们：黑与白不仅是两种色，更重要的是两个形象思维的概念。在高度概括的黑白观念中可以容纳变化万千、色彩缤纷的大千世界，而成功的黑白之作，甚至比套色之作，更加别开生面。莫测这种“用大片纯黑色表现水”（古元先生语）的版画特色，在后期的作品如《晓帆》《晒网》中，也经常出现。自然，莫测也用白来表现水，最出色代表作是《水乡印象》。其意象并非“古道、西风、瘦马”般的荒凉，而是“小桥、流水、人家”般的静谧。这样的水之古镇，在江苏周庄、浙江乌镇一带，已和北京的四合院一样，成了国家重点保护的民居和中外游客争相观光的名胜。令人叫绝的是，作者仅在河道出口刻了几只小船，便使观者感到画面四方围绕着民居的白色都是水呀！其艺术手法是何等简洁，何等含蓄！这便是莫测版画的黑白之美。

其次，我想谈谈莫测版画的刻线之美。

古元先生曾对莫测说：“你大胆使用平行复线构成画面，增加了黑白版画不易表达的那种烟雨迷蒙的意境。《峡江春闹》就

融合了中国山水画的审美情趣，成为你独特的技法和特色。”从1983年的《平林漠漠》起始，莫先生就大量运用平行横线来表现山水、天空、云层等场景。这在《烟雨漓江》、《水泊炳灵寺》、《黄浦江》、《江河源上的城市——玛多》、《开发黄河又一曲》、《苍山洱海》、《初晴》和《暮云》等作品中，均可一眼而见。但最能代表他横线功力的就是《峡江春闹》，它再现了三峡风光群峰叠嶂的雄伟气势，雾霭迷茫的诗情画意，歌颂了大江两岸人民宁静而美好的幸福生活。观赏这幅力作，可以看到江水是多么平静清澈！空气是多么纯净清爽！阳光是多么绚丽多彩！而这一切，都是由长短、疏密、粗细不同的横线表现的。真可谓匠心独运，巧夺天工。

除大量采用平行横线之外，莫测还创造了一种光环式的辐射圆线来增添画面的意境美。《逆光》、《旭日》等都是，而以《相会在朝霞里》最具代表性。画面中，来自不同方向的赶牛人（一男一女）相会了，天空的两只飞鸟也相会了，洋溢着一种令人欣慰的幸福感。

再次，便是莫测版画的装饰之美。

装饰者，修饰打扮也。装饰绘画泛指器物装饰方面的绘画（如花边、图案等），它偏重于表现形式的概括和新颖，有时带有抽象的意味，和一般具象的写实，不尽相同。莫测的黑白风景之作许多都带有深厚的装饰风采。不过，他的装饰效果并非来自夸张和变形以及现代派的怪、野、狂；而是来自物象造型的工整性和图案化以及画面布局的对称性。这方面的突出代表作有《两只羊》、《湖静舟移》、《旭日》和《大地音符》等。《两只羊》的图案化和工艺性是来自民间草编的启示，那别出心裁的现代感是羊身的锯齿形刻，宽窄有别，增强了画面的装饰感。另一代表作《大地音符》，是将画面中的十株树图案化，又在每棵树的圆形中，以剜刻许多大小不同的圆点，使树的主干突出，再刻出黑白相同的草地和画面顶端的几只天鹅，营造出作品的工整性、图案化和对称感，从而使画面洋溢着浓烈的装饰风格和抽象意味。

风景画是以自然景物（包括村庄和城市）为描绘对象的绘画。在我国古典绘画中又称山水画。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新兴版画

中，风景画是很少的。直到1955年3月“全国第二届美术作品展览”时，风景画才有了明显的增长。不过当时也有评论者认为，“风景画不是战斗的艺术”“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并在同年5月召开的中国美术协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中引发了对风景画严肃认真的研讨。周扬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需要有更多更好的风景画。我们的风景画要能够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性面貌，唤起我们心中对于祖国山河无限的爱和情感。”当时在中央美院任教的前苏联画家马克西莫夫也指出：“风景画的力量，决定了画里的形象有没有诗意，如果这个要素在风景画里很强烈地表现出来了，那么风景画就会是富有内容的，充满感情的，并且能唤起观众的感情，使得观众热爱自己的自然环境，号令观众去跟侵犯我们自由祖国的敌人作斗争，与自然界的自发势力作斗争。”

就表现水而言，莫测风景画钟情的是表现水利，而拒绝描绘水害。水有两面性，有平静秀美的一面，也有咆哮、狂放的一面；有用于灌溉、运输、发电的一面，也有暴雨成灾、山洪暴发的一面。不能说水的咆哮、狂放形态中就没有美的蕴含，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不就歌颂了黄河的咆哮和壮美吗？但莫测经营的却是一个宁静、秀丽、和谐、舒缓的如鱼得水的美丽世界，这种对于水之美的欣赏意向，成就了他版画作品的诗意图，也成就了他版画创作的抒情风格，并且也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精神风貌，激发了我们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热爱。

数十年来，我国版画中的风景之作量多质高，著名的北大荒画派、江苏水印画派以及美丽、丰富、神奇的云南画派，都有大量的风景之作。不过总体观之，是套色版画多于黑白之作。只有莫测，坚持在这个黑白幻化的艺术世界中，以大量的风景力作，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抒情风格，确立了他在现代版画中不可动摇和无人比肩的版画大家的地位。

李允经

（作者为鲁迅博物馆研究员，美术史论家）

## 前言 /

### 跟随水的足迹——我的版画生涯杂叙

莫测

我爱版画，我爱水。

我致力于用版画来反映水，反映和水有联系的事物，反映和水有关系的社会生活。通过对水的表现，来抒发对祖国对人民的真诚感情，同时也体现了自己对美的追求。

水是生命之源，我的刻刀跟随水的足迹，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抒写山川风貌；跟随水的足迹，去观察人生真谛，捕捉生活中的诗情。

水的形式多种多样。大自然的风姿千变万化，社会生活丰富多彩。如何把我经历过和感受到的事物用自己的心灵和属于自己创造的版画语言，在创作中体现出来，成为主客观相互统一的艺术品，则是我苦苦追求的目标。

我从小热爱美术，但不属于家教或环境影响，大概是一种天性吧！1944年在《淮南日报》当刻字学徒，当时印刷厂要出版《放下你的鞭子》活报剧剧本，由一位画家画了一张墨稿图样，让我用刻字刀翻刻到木板上再装到铅印机上印成封面。这该是木刻了，不过我只是充当刻工。之后有一位作家要出版他的作品集，我为他作封面，这回从设计、绘图到刻制都是我自己完成的。也正由于我勤于自学和经常向报刊投稿，1948年被《新常熟报》聘为文艺副刊助理编辑。这回可有了用武之地，既编文章又作画。那个报社设备简陋，没有做锌版的条件，所谓画，也就是木刻。

前些年有位在常熟工作的热心朋友，从常熟图书馆收藏的旧报纸中翻拍了一些我当时的“作品”寄给我，看到那些幼稚粗糙的东西，进一步体会到“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含意。1949年初江南解放了，我所在的报纸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接管，我也就参加了革命工作。这时我接触到《八年抗战木刻集》、《解放后木刻集》等画册，大开眼界，对木刻的兴趣更强烈了。可直到这

时我还没有一套完整的木刻刀具。后来我用了一个月的津贴，并经杨可杨老师的热心帮助，终于买到了由上海寄来的啄木鸟牌木刻刀。同时，我也得到了杨可杨老师的悉心指导，他自然也成了我版画生活中的引路人和导师。

1955年我的套色木刻《拿鱼》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产生了较大影响。好多报刊随之转载，并入选第二届全国版画展和全国青年美展，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以及对外文化委员会选送到各国去的中国版画展等。这给我很大鼓励，从此我就确立了业余专搞木刻版画的信心。

我的老家在江苏盱眙县，少年时代生活在淮河岸边，青年时代又在苏南水乡地区工作过，1953年开始到水利部任职一直到离休。哺育我成长的是江淮大地，我为之服务和赖以生存的是中国水利事业，我的一生和水有着不解之缘。因为我熟悉水、热爱水，水就成为我版画创作的主题。大诗人艾青先生曾称我为“水的歌手”，日本著名美术评论家小野田耕三郎先生评论我的版画创作时说：“莫测的版画题材是水、水、还是水。他通过对水的表现，寄托对祖国的深沉感情。”

其实只是一个业余版画作者的我，各个时期在机关所承担的主要工作曾是展览会设计、报刊编辑以及水利电力文协的组织领导工作，版画创作纯属个人爱好。虽然在水利部门担任的也属宣传性质方面的工作，但我并不把版画创作当做宣传的手段和工具。我画水、表现水、吟唱水是由于对水的熟悉、热恋。我对水方面的题材积累较丰，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唾手可得。按晁楣先生的说法，“水，萦系着他的心绪；水，浸染着他的每一根神经；水，直接影响着莫测的创作构思、构图乃至创作个性风貌。”我画水其实就是画秀美的风景画，画祖国的山河。“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水风景最宜体现诗情画意，我通过水来表达我的艺术观念和审美情趣。多少个夜月晨光，多少个节假日，我都是乐此不疲的为版画劳作；每有所得就为自己带来欣慰和满足。为此，我孜孜不倦，执著追求数十年。版画创作已经成为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版画已经是我生命的特征。

在那些“以阶级斗争为纲，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年代里，要保持我这样不以战斗、宣传为目标的创作心态和行为很不容易。特别是我的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清新、淡雅、抒情的情调，与“文艺是一条战线”的革命传统格格不入；于是我的创作倾向被看

成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是“温敦水”。“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组织的一次“黑画展”上，我的画理所当然的“入选”了。也许因为我不在文化单位且是业余作者，似有鞭长莫及而幸免受难。而在计划经济吃大锅饭时代，当有人拥有个人爱好和追求，则会被看成另类，此人如果能取得成绩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更会被看成“白专道路”、“修正主义苗子”，会弄得你提心吊胆，坐立不安。这时我只有拿出韧性和耐心来对待一些非难和指责。当然也有更多同志表示鼓励，为我增加不少勇气。

内容需要形式去表达，形式需要内容去体现，这种互为作用推动了创作思维和实践。我则较多的是为了探索某种形式的形成，寻找适合这种形式表现的生活内容。如用方刀为主表现秋天桦树林的《牧笛》，构成画面的主要刀法以方刀为主调；用圆刀为主调刻的《走娘家》；用三棱刀为主调刻的《垦荒者之家》，有效地探讨了木刻版画在用刀上应有一个统一基调的设想，类似油画有冷、暖调区分。这种首先从形式探讨出发的创作例子很多。如《电灌站》大面积采用白色的水面，《太湖渔港》大面积采用墨色水面，《东山果熟》大面积采用灰色水面，首先都是为了黑白效应的探索比较而促成这三幅画创作的。《晚风》这幅画的构图把地平线推得很高，自觉有特色有新意，于是反其道行之，再作一幅《暮云》，把地平线压得很低，两张画对应起来很有趣。这种从形式、内容产生的联想推动创作思维积极活动，推动了创作实践的连锁反应，无疑是一种促进契机，也表现了创作主体的灵性、悟性。《秋瑟》和《流萤》只是黑白翻个个儿，细节稍作调整而成的不同意境的两张画。我有不少画是为了表现激荡的情绪采用飞驰流畅的刀法创作的；而更多的画是为了实现逐步形成的横线平列构成独特形式而创作的。所有形式的探索和完成，又是由于对水的长期表现、体验衍生而来。为了表现水，努力创造表现水的形式；这些形式又进一步推动我更好地表现水。如此反复最终完成了我个人在题材和艺术风格上的独特性。

我对版画的探索，也表现在板材的搜集、选择和使用上。20世纪40年代在苏南，只能从刻字店找到丝绵木可以刻画，只是块面太小。50年代在蚌埠，当地朋友把家中杜木、梨木菜板送给我，我视若珍宝，总是考虑再三才敢动刀，更多的是因为缺少合适的板材错过了创作契机。先后经刻过的木板系有丝棉木、杜木、梨木、黄杨木、白果木、枣木、柳木和各种胶合板。材质各不相同，有的可以精雕细刻，有的只能“大刀阔斧”，枣木则过于坚硬，施刀艰难。80年代塑料材料大量出现，经过实践摸索

出惟有一种用于做地板的塑料板叫聚氯乙烯的板材，它近于麻胶板又优于麻胶板。它比梨木板省力利刀；比胶合板则没有木纹顺逆的障碍，更没有脱胶散落的危险。运刀尽可以奔驰不羁、游移多变，因而刻出来的刀痕要比木刻流畅自由，同时更便于刻出苍劲破碎的刀味来。为弥补它表面光滑不易着墨的缺点，在起稿前先用砂纸在表面轻轻打磨一遍，则可挥写自如。画稿如需修改，只要用湿布擦去重画就行。画面里的大块空白就干脆剪掉；既省力又利落，但要注意空间要联结好，不要分离破裂。为了向版画家们介绍这种板材，我曾在1981年6月写稿刊于《中国美术家通讯》，后又由《版画艺术》转载；接着又在中国版画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向与会代表作了推荐。近些年来许多版画家采用这种塑料板。无疑它成为版画艺苑中的新品种，为我们版画百花园增添了新的花朵。

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先生出于对我的版画创作的关心，从1978年开始，每年分两次寄给我日本藏书票协会出版的以最新藏书票原作装订成的月历卡，一直延续到他退休约有10年之久，他和日本藏书票协会以及其他国家的版画家，还先后寄给我日本和各国藏书票印样、图册及有关资料，我都爱不释手、视若珍宝。这引起了我对藏书票的研究、创作和介绍的兴趣。1981年我曾写了《藏书票杂谈》一文，较全面的介绍日本和世界藏书票的发展史以及它的功能与特色，首先发表在《版画艺术》杂志第六期上，同时附发了各国藏书票作品三十余张，之后又应约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美术》、《美术家通讯》等十余家报刊撰稿介绍藏书票艺术。好像投进水中的一颗石子，引起层层波纹。从此我国关心、研究和创作藏书票的人越来越多了。经查史料证明，早在30年代初的作家、画家叶灵凤就创作过藏书票，并和当时日本藏书票作家有所交流、交换；1935年广州现代版画会编印的《现代版画》第九期上就发表过李桦、赖少其、刘宪、潘业、陈仲刚、张在民、潘昭、唐英伟藏书票作品，并与日本当时的版画刊物《黑与白》交换过。只是当时少数美术青年短时间的藏书票艺术活动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也没能延续下来。因而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推介藏书票艺术，对中国藏书票艺术的复兴和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84年3月16日，由《版画世界》杂志编辑部牵头，我和李平凡、梁栋、郭振华、王春立、马克、郑叔方、张守义同志发起成立了中国藏书票研究会，请李桦先生为名誉顾问，李平凡、杨可杨先生为艺术顾问。我国藏书票在十多年时间里有了迅

速发展，不少版画家和版画爱好者参与了藏书票创作，作品用于交流、收藏、更多的是参与国内外展览、报刊发表，丰富了我国社会文化生活，促进了读书爱书热潮。我自己也在创作版画作品之余，适时为自己、为朋友创作一些藏书票，丰富了我的版画创作品种，调剂了我的创作生活。

2000年是我国传统生肖纪年的龙年，我的本命年。我已72岁了，离休已经10年了。从我的版画生涯来说，有幸获得了“第二个青春”，因为离休后我可以不去机关上班，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于版画创作，10年来，收获颇丰。我深信长久的生活积累和技艺磨炼以及艺术修养的提高，还会使我的版画创作有所发展，也必然会使我的老年生活更加丰富和充满活力。

在跨步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将继续跟随水的足迹，延伸我的版画创作生涯。



2014年11月于北京

